



JPC

*Journal of Publishing and Criticism*

*JPC*, Vol. 1, No. 1, 2026, pp.1-8

Print ISSN: 3107-0892; Online ISSN: 3107-0906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jp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pc260101imrwh>



## 海伦·邓莫尔《谎言》中的“泥土”意象与战争反思

张高魁 (Zhang Gaokui), 刘胡敏 (Liu Humin)

**摘要:** 英国现当代作家海伦·邓莫尔在《谎言》中讲述了主人公丹尼尔从一战战场返乡后, 受战争创伤困扰而无法回归正常生活, 最终跳崖身亡的故事。小说《谎言》中, “泥土”远非简单的环境背景, 而是战争创伤的核心载体与隐喻。本文以创伤理论为框架, 通过剖析文本中嗅觉、触觉与视觉三个维度对“泥土”的感官书写, 揭示其如何具象化主人公丹尼尔无法言说、无法摆脱的创伤记忆。嗅觉上, 泥土的气味如同“触发器”, 不断侵入当下, 将丹尼尔拖回战友死亡的瞬间; 触觉上, 泥土的粘附性与沉重感, 象征着创伤如影随形, 即使通过清洁仪式也无法涤除; 视觉上, 家乡“生泥土”与战场“泥土”的尖锐对立, 加剧了战争亲历者的身份危机与社群疏离。通过多感官叙事, “泥土”意象不仅深刻表征了创伤的持续性、体感性与不可言说性, 预示了丹尼尔的悲剧命运, 也构建了邓莫尔对战争暴力及其深远后果的文学反思。

**关键词:** 泥土; 创伤载体; 嗅觉; 触觉; 视觉

**作者简介:** 张高魁, 硕士研究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电邮: zgkcassie@163.com。刘胡敏 (通讯作者),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创伤文学和希腊罗马神话研究, 电邮: 200010213@oamail.gdufs.edu.cn。

**Title:** The Imagery of “Mud” and the Reflection on War in Helen Dunmore’s *The Lie*

**Abstract:** Helen Dunmore, a contemporary British writer, tells the story of Daniel, the protagonist of *The Lie*, who returns home from the WWI battlefield haunted by war trauma, unable to resume a normal life, and eventually commits suicide by jumping off a cliff. In the

novel, “mud” is far more than a simple environmental backdrop; it serves as the core carrier and metaphor for war trauma. Taking trauma theory as the framework,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ensory depictions of “mud” from three dimensions—smell, touch and vision—in the text, so as to reveal how it materializes Daniel’s unspeakable and inescapable traumatic memories. Olfactorily, the smell of mud acts as a “trigger” that constantly intrudes into the present and drags Daniel back to the moment of his comrades’ death. Tactilely, the stickiness and heaviness of mud symbolize that trauma lingers like a shadow, which cannot be eliminated even through purification rituals. Visually, the sharp contrast between the “raw mud” of his hometown and the “mud” of the battlefield exacerbates the identity crisis and social alienation of the war survivor. Through multi-sensory narration, the imagery of “mud” not only profoundly represents the persistence, corporeality and ineffability of trauma, foreshadows Daniel’s tragic fate, but also constructs Dunmore’s literary reflection on the violence of war and its far-reaching consequences.

**Keywords:** Mud; Trauma Carrier; Smell; Touch; Vision

**Author Biographies:** **Zhang Gaokui**, postgraduate student, Faculty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focus o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zgkcassie@163.com. **Liu Humin**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Faculty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focus o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trauma literature, and Greek and Roman mythology, E-mail: 200010213@oamail.gdufs.edu.cn.

## 引言

海伦·邓莫尔（Helen Dunmore, 1952–2017）是英国现当代文学中颇具影响力的作家，其作品以细腻的历史重构与深刻的心理刻画闻名。2014 年出版的《谎言》（*The Lie*）延续了她对战争与人性的探索，借士兵丹尼尔的返乡经历，展现了一战幸存者的精神困境与异化状态。在这部作品中，“泥土”作为核心意象贯穿全文，不仅承载着战场上的血腥记忆，更成为返乡士兵丹尼尔创伤的实体化象征。作者以敏锐的感官视角与细腻的文笔，巧妙运用“泥土”这一日常却意蕴丰富的意象，串联起战争与和平、创伤与救赎、个体与社会等多层面的主题，为读者呈现出一部思想深刻、情感张力强烈的文学佳作。该作品在英国现当代文学中占据独特地位，也为战争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丰富素材。

近年来，学界对邓莫尔小说的研究尚显薄弱，成果较为分散，针对《围困》（*The Siege*）（2001）、《大衣》（*The Greatcoat*）（2012）、《谎言》（*The Lie*）（2014）等作品的研究文献不足 10 篇，其中关于《谎言》的研究仅有 1 篇硕士毕业论文，且对小说中“泥土”意象与创伤关联性的探讨不够充分。本文试图结合创伤理论，从不同感官视角出发，深入剖析“泥土”的多重隐喻。朱迪斯·赫尔曼（Judith Herman）在《创伤与复原》（1992）中提出，创伤记忆常“以意象和身体感官为主”，并且具有“难以言辞描述的特征”（Herman, 1992, p.70）；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强调，创伤的本质在于“无法被完全叙述”（Caruth, 1996, p.10），需借助隐喻间接表达；

巴塞尔·范德考克（Bessel Van der Kolk）在《身体从未忘记：心理创伤疗愈中的大脑、心智与身体》（2016）中指出，“创伤无法像一个有始有终的普通故事一样叙述，而只能以一些碎片的方式（例如图像、声音、身体感觉）携带强烈的情感（多数是恐怖或无助）一同呈现”（Van der Kolk, 2016, p.62）。本文综合上述理论，揭示《谎言》中“泥土”意象如何通过三种感官叙事构建创伤的不可言说性，并探讨邓莫尔对战争暴力的深刻反思。

### 一、嗅觉：泥土气味与创伤记忆的侵入

嗅觉作为最原始的感官之一，与大脑边缘系统直接相连，能够触发强烈的情感与记忆，被视为“最佳记忆线索”（Herz, 2007, p.XI），其关键就在于它强大的情感唤起能力。在《谎言》中，“泥土的气味”成为丹尼尔创伤记忆的“触发器”，与战争的血腥残暴场景及好友弗雷德里克的死亡紧密交织。

在枪林弹雨的洗礼下，土地被炮弹反复翻搅，化作泥泞的炼狱，士兵们在其间艰难行进、浴血奋战。邓莫尔通过嗅觉描写，将泥土与死亡绑定，暗示创伤记忆的具象化。丹尼尔嗅到“泥土的味道”，“这本该深埋地底的秽物，如今将所有的污浊袒露无遗，带着腐蚀性，啃噬着不得不寄生其中的尸体。潮湿的泥口朝我呼出腥膻的吐息”<sup>1</sup>（Dunmore, 2014, p.21）。赫尔曼指出，“创伤记忆缺乏语言叙事和背景；相反，它们以生动的感觉和图像形式被编码”（Herman, 1992, p.38），而“泥土的气味”——尤其是附着在弗雷德里克身上的泥土气息——正是这种“记忆碎片”的载体。为躲避德军，弗雷德里克与丹尼尔等人躲进了防空壕，丹尼尔闻到了“又脏又臭的死水，里面满是发臭的东西”，在泥沼中他发现，“弗雷德里克的小腿部位状况不好”，“泥土被风吹进了伤口里”（p.105），他们周围都是血与土交融的残酷现实。最终，当丹尼尔返回时，他“看见弗雷德里克了，就在前方二十码处。他一动没动。要是你事先不知道他在那儿，根本就找不到他”（p.208），而后亲眼看着弗雷德里克因不幸被炸弹击中而丧生，“我既没看见炮弹爆炸，也没听见声音。前一秒我还看着弗雷德里克，下一秒就被狠狠砸进了（泥）土里”（p.208）。弗雷德里克的离去成为丹尼尔内心永远无法愈合的创伤。对此，凯西·卡鲁斯曾在其著作《无人认领的经验》中给出关于创伤的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定义：“创伤是对于突如其来的、灾难性事件的一种无法回避的经历，而对于这一事件的反应往往是延迟的、无法控制的，并且通过幻觉或其他侵入的方式反复出现”（Caruth, 1996, p.11），丹尼尔对弗雷德里克死亡的反复回忆，正是幸存者负罪感的体现。自此，“泥土”便与这一惨痛记忆紧密相连，不仅是战场环境的客观存在，更成为暴力与死亡的象征。在拜访费莉西亚时，丹尼尔无意间发现她独自一人在“杂物室”里哭泣，当他尝试安慰时，费莉西亚却说“我只是希望会有人到这儿来，仅此而已”，随后他发现这是弗雷德里克生前所住的地方，在屋里丹尼尔闻到了“还有另一种气味，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p.153），同时屋内还放置着其在军队用过的物件。“床尾放着他那捆鼓鼓囊囊的装备。气味就是从那儿来的。凡是沾过那片泥土的东西，都带着一股死亡的气息”（p.154）。这种“泥土的死亡气味”直接触发了他的创伤记忆，即他未能拯救战友弗雷德里克的失败感，而正是这种记忆的侵入，才引发了他的负罪感和自我道德拷问。“泥土的

---

<sup>1</sup> Dunmore, Helen (2014): *The Lie*, London: Hutchinson. 以下引文只标注页码且所有引文为笔者本人翻译，不再一一说明。

气味”由此转化为道德拷问的媒介，小说中弗雷德里克“从头到脚都裹满了泥，黏得紧紧的”及其身上散发的泥土气味，“我能闻到泥土的味道”（p.1），迫使丹尼尔不断重返创伤现场。

在《谎言》的叙事中，丹尼尔与弗雷德里克情谊深厚，共同的战场经历成为丹尼尔生命中不可磨灭的印记，“泥土”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战场上，“泥土”见证了他们的生死与共；战争结束后，“泥土的气味”并未消散，而是以幽灵般的形态侵入丹尼尔的日常生活。夜深人静时，他常“闻到弗雷德里克身上的湿泥味”，仿佛“他就坐在床尾”（p.1）。那股泥土味涌入鼻腔，弗雷德里克被炸死的画面便立刻在脑海中浮现，伴随而来的是无尽的悔恨与遗憾：“倘若当初我多拖拽他几码，哪怕二十码，弗雷德里克本可活命”，“那时我像受惊的老鼠在弹坑间仓皇逃窜，却美其名曰为他寻求救援”（p.208），这些想法最终成为他心中难以抚平的创伤。嗅觉刺激瞬间将他拉回德国西线战场的惨烈岁月，泥沼中腐臭、硝烟与血腥混合的气味扑面而来，令他深陷恐惧与绝望的深渊。范德考克指出，“这些记忆的感知碎片侵入现实，就是它们再现的方式，只要创伤没有被解决，身体释放的压力激素会自动循环，防卫机制和情绪反应也会不断重复”（Van der Kolk, 2016, p.59）。笔者认为“泥土的气味”正是这种反应的“触发器”。此外，丹尼尔试图通过清洁行为消除“泥土的气味”：他“擦洗地板”（p.19），“用碱水刷净”（p.20），“床垫则拖到户外通风”（p.19）。这种徒劳的抵抗恰恰揭示了创伤记忆的不可逆性——正如赫尔曼所言，创伤并非过去的事件，而是“持续侵扰当下的存在”（Herman, 1992, p.37）。

“泥土的气味”具有幽灵性，暗示着战争对私人空间的侵蚀。丹尼尔的卧室本应是安全的避风港，却因战场记忆沦为“第二战壕”。笔者认为这种空间异化呼应了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的“创伤性在场”理论，“在‘重演’创伤的过程中，时空崩塌，仿佛人又回到了过去，重新经历创伤的场景。过去与现在（甚至未来）之间的二元性（或双重铭刻）被经验性地瓦解，只会产生悖论和双重束缚”（LaCapra, 2001, p.21）。在丹尼尔身上，“泥土的味道”如同情感“触发器”，瞬间解锁他内心压抑的战争恐惧与悲伤。这种与“泥土”紧密相连的嗅觉创伤，不仅影响着他的睡眠质量与精神状态，更逐渐侵蚀其日常生活，使他在看似平静的家乡环境中，始终处于精神高度紧张、情感极度脆弱的边缘状态，进一步凸显了“泥土的气味”作为战争创伤载体的侵入性与幽灵性。

## 二、触觉：泥土的粘附性与创伤的“如影随形”

触觉强调身体与环境的直接互动，“泥土”粘滞、沉重的物理属性，恰成为战争创伤难以让人摆脱的绝佳隐喻。

战场上，泥土的触感与士兵的生存状态紧密交织。《谎言》第五章开篇提及“战壕腿”，这种疾病是因“长时间站在冷水或者泥浆中”，或“持续长时间穿着湿袜、靴子和绑腿”（p.52）所致，而泥土的黏附感正是这种创伤感受和记忆的外化。士兵们背负的不仅是泥土的重量，更是死亡恐惧与道德困境的双重压力。邓莫尔通过触觉描写揭示创伤的累积性：“（在战场上）陷入泥沼的人无法自行脱困。需得两人协助，在他两侧各垫一块木板，每次拽出一只军靴，一寸寸拖曳。这是缓慢的营救。但更多时候根本来不及，只能任其沉没”（p.3）。“泥土”在此成为战争的“同谋”，其触感从物理层面给人带来的不适感升华为精神层面的窒息。“下一秒，我们就趴在泥地里，匍匐前进。还没爬出我方铁丝网十码远，我就对这次突袭失去了信心”（p.279）。在突袭未果后，丹尼尔



四处找寻弗雷德里克的身影，“我跪趴在地上，身体不住地摇晃，像只不知该往哪去的狗，四处搜寻弗雷德里克之前待过的地方”（p.281-2），他感觉“我手下的泥土摸起来像耕过的田”（p.282），被弹药打散到松软，就像是犁过一样，以至于可以吞噬掉一个人。后面丹尼尔发现弗雷德里克的腿受伤了，于是便“背着他”，并且“无论如何都要带他出去”（p.201）。由于他受伤太重，身上全是泥土，便“把弗雷德里克放到地上”，“我得确保他的脸朝上，不埋在泥里，口鼻也通畅着。他在这儿没事的，没人能发现他”（p.206），丹尼尔打算自己一人行动，快速寻找一个担架以便拖走弗雷德里克，并想办法给他医治。“没了他的拖累，我动作很快，像只老鼠一样在各个隐蔽处窜来窜去。我得去求救，必须尽快离开他，越快越好”（p.207），但是当他找到人后，却发现“我当时把弗雷德里克留在那儿躺着，可等我回来时，那里什么都没有了”（p.274），他认为如果不是他的离开，弗雷德里克就不会死，他恨自己为什么在放下弗雷德里克后竟然爬得那么快。他明明妥善安置好了一切，还细心清理了弗雷德里克身体部位的泥土，然而等他找到两个救兵返回时，眼前却只剩下了泥土。他甚至恨自己，并且认为“我本该和弗雷德里克一起死的”，“我本该留下来陪着他的”（p.275）。此时，可触可感的、夹杂着战争的泥土将身体上的不适感与粘附感转移到了丹尼尔的意识之中，升级成为精神上的窒息。

战争结束后，丹尼尔试图重启生活，清扫房间成为他迈向新生活的重要仪式。然而，他发现“烟囱需要打扫了”（p.15），但是“很难想象，一个烟囱里居然能扫下这么多脏东西（泥土）”（p.17），他“碰了下桌子，手收回来时已经变黑了”（p.18），“水壶脏了”（p.19），除此之外还有墙面等等，他惊觉“泥土”似乎无处不在，“这事儿（打扫）花了那天剩下的所有时间，还耗了大半个晚上”（p.19），但是无论怎样努力打扫，都无法彻底清除。“到了白天，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之前以为房子已经打扫得差不多了，可实际上根本没打扫干净，还有一大堆活儿等着做”（p.19），这一情节深刻暗示了战争创伤在其内心的根深蒂固，如同顽固的泥土，难以从生命中剥离。《谎言》中，丹尼尔返乡后试图通过打扫房间洗去战争的痕迹，但“家具缝隙里的泥土无论如何也清理不干净”（p.17）。丹尼尔的失败则暴露了这种抵抗的虚妄。泥土的顽固附着隐喻着创伤记忆的不可逆性：即便已经远离物理战场，但他心理的战场仍在进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丹尼尔清洁时遭遇的雨水场景：他“跑到屋外淋雨，冰凉的雨水暂时冲走了汗水和泥土”（p.18），但回到房间后，泥渍仍像伤疤一样印在家具上。雨水成为短暂的净化媒介，却无法根除创伤的“污染”。这一循环揭示了创伤复原的悖论：幸存者越是试图遗忘，记忆越是顽固重现。战场上，泥土长时间附着在他的身体上，渗透进衣物纤维，嵌入肌肤纹理，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如今回到家乡，这种触觉记忆依然鲜活，每一次触碰那些似乎永远清理不完的泥土，都如同再次触摸战争的残酷与无情。这表明，即便身处相对安全的家乡，战争的触觉记忆仍在他的脑海中萦绕，使其无法真正摆脱战争的阴影，这不仅体现了创伤的精神禁锢，更印证了创伤记忆的体感本质。正如范德考克所论证的，创伤不仅存在于记忆中，更烙印在身体里。丹尼尔对泥土粘附感的持续警觉，正是他的身体仍在‘重演’战场生存状态的证明。

在古希腊罗马神话中，也有类似于“泥土”接触的表达。巨人安泰俄斯通过身体接触地面持续获得力量补充，其体力恢复速度与接触面积呈正相关，但是脱离地面接触后力量急剧衰退。由此可见，巨人安泰俄斯通过接触地面而获得能量，而离开地面则力量中断，他的战场上的成功来源于“土”。与古希腊神话中从大地汲取力量的安泰俄斯相反，对丹尼尔而言，泥土并非力量的源泉，

而是创伤的载体。安泰俄斯因脱离大地而毁灭，丹尼尔却因无法脱离泥土的束缚而备受折磨。这种对比更加凸显了战争创伤的残酷性：它扭曲了人与自然最基本的关系，将滋养生命的土变成了象征死亡与痛苦的枷锁。

对小说主人公丹尼尔而言，在触觉上具有粘附性的泥土象征着“如影随形”的创伤，而试图清除妨碍正常生活的泥土的这一行为，不仅是个体身体与环境的对抗，更是个体在社会文化语境中试图摆脱战争阴霾、回归正常生活秩序的艰难努力。它反映出战争对个体生活秩序的严重破坏，以及个体在重建生活过程中面临的巨大心理障碍，进一步揭示了战争创伤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深远影响。

### 三、视觉：泥土的双重形态与战争亲历者的身份危机

视觉层面的“泥土”构建了战争与和平、亲历者与旁观者的尖锐对立，凸显了创伤对身份认同的解构。

战争场景中，德国战壕里的泥土是战争残酷性的生动写照。突袭后当丹尼尔一队人在防空壕边缘时，他发现“我们爬过弹坑边缘，在泥土（地）里匍匐前进”（p.203），眼前的泥土在昏暗光线下呈现出死寂的灰暗，与弹片、残骸、血水交织，构成一幅毛骨悚然的画面，“我不得不一次次停下来，把呛进嘴里的东西（泥土）吐出去。我能看到炮火闪烁的光，还能看到信号弹拖着光迹升上天空”（p.203），“到处都是尸体，外面漆黑一片”（p.204）。士兵们在狭窄泥泞的防空壕中蜷缩，每一次移动都可能引发泥土滑落，暴露位置并招来炮火轰击。这里的泥土承载着死亡威胁与战争恐怖，是战争暴力的直接见证。突袭失败后，丹尼尔亲眼看见战友们或死或伤、动弹不得，并且“有人在呻吟”（p.204）。他背着弗雷德里克离开时，发现其脸上“被雨水打湿，满是泥土”（p.205）。“泥土”成为掩盖死亡的帷幕，其视觉上的破碎感映射出战争对自然秩序的破坏。邓莫尔的文字描写亦达到相似效果：泥土的翻涌不仅展示死亡，更质问暴力的正当性。这种视觉冲击使读者深切感受到战争的无情与残酷，“泥土”成为战争创伤的视觉化象征，深刻烙印在丹尼尔的记忆中，成为其战后精神创伤的重要根源。

返乡后的家乡场景中，“生泥土”与战场泥土形成鲜明的对比。家乡人视而不见的“生泥土”，在丹尼尔的视觉记忆里，却始终与战场上那吞噬生命、混杂血肉的泥沼重叠、交织，而这种无法共享的视觉经验，将他彻底孤立。家乡的泥土本应是生命与希望的象征，与大自然的生机相连，但在丹尼尔眼中，却是对战场上混着血肉的泥土的赤裸裸讽刺，无时无刻不提醒他那段如“幽灵般”挥之不去的战争过往。家乡人在这片泥土上安居乐业，他们未曾经历战争，如同纯净的“生泥土”，保持着生活的原始安宁；而丹尼尔作为战争亲历者，却像是被战争玷污的泥土，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他发现家乡“雨水浸润的土地松软如绸，锄尖落下时仿佛切开凝脂”（p.286），这种“生泥土”与战场泥土的对比加剧了他的异化感。赫尔曼指出，“创伤对人际关系的破坏并非是创伤的次要影响，创伤事件所产生的主要影响，不仅作用于个体的自我心理结构，还波及连接个体与社群的依恋系统及意义系统”（Herman, 1992, p.51），“泥土的视觉对立”正是这种隔阂的隐喻。创伤破坏了个体与社群的联系，并且这种破坏在丹尼尔身上通过视觉实现：他无法再用与家乡人同样的眼光看待共同的乡土。他所‘见’之物，已承载了截然不同的、可怖的意义。更深刻的是，当家乡人追问他关于玛丽的消息，丹尼尔闭口不谈甚至欺骗众人，隐瞒其去世的事实，这既体现了他的自我隔离，也强调了残酷战争对人的异化。家乡的“生泥土”成为暴力旁观者的象征，反衬出亲历者的孤独。

这一过程深刻揭示了战争对个体的异化作用，以及战争创伤在社会环境中的无形蔓延。即便身处和平的家乡，战争创伤依然如影随形，使丹尼尔成为无法融入正常生活的边缘人，进一步强调了战争创伤的持久性与深刻性，引发读者对战争给个体和社会带来不可逆转伤害的反思。

在《谎言》的最后一章，丹尼尔在动身去伦敦之前，还是选择了去犁地松土，他“感觉我就像站在（泥）土的边缘，能真切地察觉到它在转动”（p.286）。丹尼尔脚下的泥土是松软无比的，它在转动，好像随时都可以将他轻易吞噬，笔者认为这一表达暗含了主人公丹尼尔被家乡人追赶最后跳崖死亡的结局。返回家乡后，丹尼尔“没跟任何人说玛丽·帕斯科的死讯”（p.14），他“害怕走进人群之中”（p.33），同样家乡中的人也对他充满了不信任，例如多莉·奎克和杰夫·帕迪克等人。丹尼尔既不愿主动走进他人，同样的，家乡人的不理解也使他举步维艰。他就像是“在黑暗中继续前行”，就像“泥土一边吸拽着你的靴子，一边把靴底糊得满满当当”（p.244）。最终矛盾终于爆发了。丹尼尔被一群人追赶至悬崖边，脚下“无法前行，悬崖挡住了我的去路”（p.291），这成为其死亡的直接原因，而丹尼尔的纵身一跃正是创伤无法愈合的终极体现。此时，追赶他的家乡人如同泥土，将战场上的压抑气氛带到他身边：“再回首，追兵确乎落后，却见左右翼分兵包抄，海岸小径两端皆被封死”，“人数优势碾压而来”，“想起莫里斯中士当年领我们步入德军战壕”（p.289）。丹尼尔在被追赶的极端压力下，其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发作，战场的视觉记忆侵入现实，使他将追赶的家乡人“视作”了战场上包围他的敌人。这样，联系两者的不是因为家乡人像泥土，而是丹尼尔的创伤性视觉将两幅画面叠加了。恍惚之间，丹尼尔听到弗雷德里克在呼喊他“你这个爱吹牛的老家伙”，看到弗雷德里克“站在悬崖边上，轻轻松松保持平衡”，“而且他身上一丁点儿泥土都没有，看上去和往常一模一样”（p.292）。此时身上没有泥土、穿着一如从前的好友出现在他面前，救他于人群之中，带他脱离无尽的痛苦与折磨，这一如当初丹尼尔背着一身泥土、昏迷不醒的弗雷德里克，助他远离战争的血腥与暴力。唯一不同的是，这次是丹尼尔被如泥土般的家乡人所裹挟，而救他于水火的幻想中干干净净的弗雷德里克。而这也呼应了前文丹尼尔脚下松软且转动的泥土，而他也最终被其所“吞噬”，在悬崖边上纵身一跃，结束了自己的苦难，也埋葬了自己的一生。战争亲历者丹尼尔如同被异化的人，既无法逃脱战争，也难以回归正常生活，每日受战争创伤的折磨直至生命终结。这种内在联系不断提醒他那段痛苦的战争经历，也向世人强调：战争创伤不会消失，而是贯穿战争亲历者的一生。

这种对“泥土”的感知差异，揭示了战争对个体认知最根本的扭曲。在中国诗人艾青笔下，“土”是泪水与深爱的对象，是家国情怀的归宿（‘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然而，在丹尼尔的视觉中，与之同源的“泥土”却已成为创伤、疏离与死亡的象征。这种截然相反的视觉体验，有力地强调了战争如何彻底剥夺了人与其生存根基之间最原始、最温暖的情感联结。由此可见，战争不仅改变个体命运，更在社会群体间制造无形鸿沟，使经历过战争的人与未经历者之间产生深深的隔阂与疏离。笔者认为，这种社会层面的分裂通过“泥土”意象具象化，揭示了战争在社会层面的深层次影响，以及战后社会重建中复杂的人际关系与社会融合问题。

#### 四、结论

通过对“泥土”意象在嗅觉、触觉、视觉维度的多维度分析，本文揭示了《谎言》如何通过三种感官叙事呈现战争创伤的复杂性与持久性。“泥土”作为创伤的载体，不仅承载血腥记忆，更象

征着幸存者无法回归正常生活的精神困境。邓莫尔借这一意象，批判战争对个体的毁灭，呼吁读者直面历史创伤。“泥土”在小说中超越物质属性，成为战争创伤的有力象征，紧密围绕丹尼尔的命运，从战场延伸至家乡，贯穿其整个战后生活，深刻预示了他的悲剧结局。这一意象的精妙运用，生动展现了战争对个体身心的毁灭性打击，揭示了战争创伤在社会文化与人际关系层面的广泛影响，引发读者对战争本质、后果及对人类社会深远意义的深入思考。在当代战争题材文学创作领域，《谎言》以其极具创新性的意象体系，为文学作品如何实现主题深度表达树立了典范。这部作品不仅启发研究者重新审视创伤载体在文学叙事中的多元价值与深层意蕴，也为战争文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与视角。同时，作品以文学特有的感染力与穿透力，唤起人们对和平的珍视和对战争的反思。

**项目基金：**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战争文学史研究”（项目编号：22&ZD290）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 ORCID

Zhang Gaokui <sup>ID</sup> <https://orcid.org/0009-0001-0572-7327>

Liu Humin <sup>ID</sup> <https://orcid.org/0009-0003-3719-8831>

## References

- 巴塞尔·范德考克（2016）：《身体从未忘记：心理创伤疗愈中的大脑、心智和身体（心理创伤疗愈经典畅销丛书）》，李智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 [Van der Kolk, Bessel (2016). *The Body Keeps the Score: Brain, Mind, and Body in the Healing of Trauma*, translated by Li Zhi. China Machine Press.]
- Caruth, Cathy (1996).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Dunmore, Helen (2014). *The Lie*. Hutchinson.
- Herz, Rachel (2007). *The Scent of Desire: Discovering Our Enigmatic Sense of Smell*. HarperCollins e-books.
- Herman, Judith (1992). *Trauma and Recovery*. Basic Books.
- LaCapra, Dominick (2001).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